

第一章 形成与发展

(蒙古族史前史)

第一节 历史与文化

蒙古高原以平均海拔千米的高度显示着它的雄姿。它东起大兴安岭，西至阿勒泰山，北达萨彦岭和肯特山，南抵阴山山脉。这块广袤的高原是孕育蒙古族及其北方民族文化的摇篮。据考古工作发现，蒙古高原早在几十万年前就开始有人类活动。呼和浩特东北郊的“大窑文化”和伊克昭盟乌审旗的“河套（鄂尔多斯）文化”，就属于旧石器时代的古人类遗址。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址，在蒙古高原的西部地区准格尔旗等地，也曾发现了母系氏族公社类型的文化遗址。在东部地区的海拉尔沙岗、扎赉诺尔等地，也发现了大批原始社会的文化遗迹。其中，有的明显的反映出狩猎兼养畜的原始经济生活。从旧石器时代的遗址和新时代的文化遗址曾不同程度地发现了原始人类打制的石球，磨制的石斧，烧制的陶瓶，雕磨的骨镞以及精巧的饰品等。这些石器的尖棱，石刀的利刃，彩陶的纹饰，玉饰品的造型，不仅表现了古代蒙古高原原始人劳动技能和劳动经验的程度，而且反映了处于萌芽状态的原始文化艺术。蒙古高原的原始文化遗迹除了地下发掘的新旧石器的文化遗址，还表现在分布于蒙古高原各大山脉中的岩刻石画。这些岩画内容广泛，既有当时的狩猎场面，也有神灵群象。反映社会习俗的画图，为古代蒙古高原的原始文化增添了丰富的内容。古代蒙古高原的原始文化还表现在古代神话和英雄史诗中，虽然

这些神话和英雄史诗经历了漫长的文化变迁，但是也能隐约地看到它们那种永久的魅力。

古代蒙古高原的原始文化有着漫长的历程，具有自己的独特的特点，是蒙古民族文化的发端地。

古代蒙古族先民的原始思维孕育在古代蒙古高原的原始文化之中，考察和分析原始文化可以从中看到蒙古族史前史原始思维形成发展中的某些迹象以及其发展的特点。

第二节 阴山岩画与原始思维

横亘在蒙古高原南面的阴山山脉，雕刻着数万幅具有狩猎游牧民族特色的艺术珍品——岩画。其画风古朴粗犷，内容丰富多彩，从各个侧面反映了古代社会的风貌。有各种飞禽走兽，以及猎人狩猎、部族征战、天神地祇、祖先神象、黥面文身、日月星辰、数量符号、车轮车辆、穹庐毡帐和手脚蹄印。这些宝贵的原始文化艺术不仅对古代蒙古族及北方民族先民的社会经济、生活习惯、宗教信仰提供了大量形象而真实的资料，而且不同程度地反映了古代蒙古高原蒙古族及北方民族先民的原始思维。

阴山岩画反映出的古代原始思维与当时狩猎社会经济的生产方式有着密切的联系。在阴山山脉以南分布着数以百计的以狩猎为主的细石器遗址。在阴山岩画中，狩猎或与狩猎有关的画面占有很大的比重。这些都说明古代阴山地区存在着一个漫长的原始狩猎时期。在这个时期，狩猎经济是决定社会发展的重要生产方式，它直接影响着古代阴山狩猎民族的思维方式。正如普列夫诺夫所说：“现代人种学愈来愈使我们相信，打猎决定了愚昧人的整个思想方式。愚昧人的世界观，甚至他们的审美观，就是猎人的

世界观和审美观。^①

一、表象思维

黑格尔曾经说过：“表面形象”是儿童和民族的童年期的一种共同爱好。处于原始社会的古代阴山先民，对他们来说，周围的一切都是具体的形象，天空的日月星辰，大地的一座山峰、一条河流、一树一木，还有各种飞禽走兽都是以各自具体的外部形象在史前人的头脑留下了各自的“表象”。这种表象，几乎就是他们对这一事物的基本概念。至于同类事物所包含的共同特点及其构成的抽象概念，事物之间在客观上的真正联系，他们一无所知，他们只是凭着具体形象的感受、记忆、判断等来把握每日每时所接触到的各种对象。阴山的史前岩画就是阴山原始猎民对具体形象的一种摹写，这种表象思维，再现了阴山原始猎民的原始思维方式。

最初，由于史前阴山原始猎民对于事物的把握能力比较低，表达方式也比较简明，对于平时感受的具体形象的表象，进行直观、简单、粗糙的模仿。从史前一些阴山岩画可以看出，较早阶段的史前岩画的图形，只是大概具体形象的囿廓。岩画中摹仿人的具体形象的图形，只是极为简略的头和躯干，两脚开叉或直立，如同蝌蚪人。这种岩画的图形和世界各地的许多史前洞穴的壁画和岩画类似。儿童早期画人的图形也同样如此，几乎全有这种蝌蚪人方式的思维特征。

随着史前阴山猎民的认识能力的提高，岩画的内容表现复杂了。阴山猎民的岩画不仅仅是具体事物的直接模仿，而且能够把自己的想象体现在有形体的感觉形式之中。这种图形比直接模仿

《普列夫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三卷，第 375 页。

从描绘能力角度是深了一层。如阴山岩画的一幅狩猎岩画^①画面正中，有一执弓搭箭的猎人，臀下系尾，注视着前方两只野山羊，其上和身后皆围绕着野山羊，又在背后较远的地方，有一“田”字形的画面，这可能表示一个陷阱，只待野兽来踏。这幅画面不仅反映了当时猎人的狩猎经济生活，同时也在很大的程度上，反映了古代猎人的思维方式，把视觉的映象同想象表象溶合在一起。

阴山岩画中还有表示记事的图形。如阴山岩画，^②这幅记事图画中有鸟、蛇、人、锤子、动物、符号等。画面上方一人，左臂上举，右手提刀，脚下划一横道，表示人踏于大地上。这幅图形中描绘的具体事物暗示着某一事情的过程。这一幅画面，不仅把映象和想象以及记忆中的表象溶合在一起，而且把心理的反映、头脑表示某种意见和愿望寓意在图画中的某一事物中，反映了阴山原始猎民的描绘能力和思维活动比以前更为复杂了。

从岩画的描绘技巧中还可以看出阴山猎民的观察能力和表现能力在逐步的提高。在阴山早期的岩画中，由于当时人们对于世界的把握能力比较低下，方式也比较单调，形成了自己的特殊的观察方式与理解方式。阴山岩画在早期对动物的刻画，都是以侧身观的两足来表示的足，在形体的塑造和构图上，是用平面造型方法来表示对事物的观察方法和表达才能。随着观察能力和绘画能力的提高，岩画的技巧也有所改进，刻画动物由两只脚为四只脚，刻画动物从静止的对象变为动的对象。在刻画技巧的进一步提高上，岩画更具有生动性和真实性，有的画面着重突出刻画动物外表的主要特征。如表现鹿，突出其枝角；表现山羊，则突出短须和直角。更为使人惊叹的是，岩画的作者往往只用几笔，就

①《阴山岩画》盖山林著，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2页。

②《阴山岩画》文物出版社，1986年版，第306页。

勾画出动物瞬息变化的姿态。有的画面上鹿群在娴静地走动，而在一些画面，鹿在惊恐中飞驰，这种刻画的表现手法说明阴山猎民对动物形态具有相当程度上的认识和掌握，反映了一定的思维能力。正如柴德尔说的那样：“他们不可能成为一些可以不参加集体觅食活动的专门人才，把动物的各种天然姿态，栩栩如生地画出来，这只有那些象猎人一样，在野兽常临之地，对野兽进行过研究的人们，才能够得到，他们的描写之真实，证明了他们对那些充当他们食物的兽类之观察的准确。”尽管阴山岩画的作者具有一定的观察能力和刻画技巧，但仍然完全是原始的、笨拙的、粗糙的。在构图能力上，仅仅是平面造型的方法，不知道有空间，也不会透视，只有两度空间（上下——左右）没有前后或远近这一空间。

从以上阴山岩画自身变化的过程，可以看出阴山岩画，是阴山猎民思维活动的结果。人的思维已经能够把自己的想象体现在有形的感觉的形式之中，常把感觉映象和想象溶合描绘在一起。这种表象思维，由于不能区分渗入到客观对象的主观因素，往往不自觉地赋予客观对象一定的主体因素，使对记忆中的客观对象（动物等）同现实中的事实混在一起。这表明当时阴山猎民最初的认识能力和思维能力。

二、表象的类化思维

以某一事物的局部代替整体，以具体的事物代替一些抽象思想的思维。这种表象的类化思维是随着阴山原始猎民思维能力提高而形成的。早期的阴山岩画，对动物形态或其它描绘对象是如实的模写，完全是写实主义的，以后逐步地向图案化和抽象化发展。这种岩画，不再是如实地去描绘动物的外形，不是对其生活的直接模拟，而是一种间接的、曲折的反映，把生活中的具体事

物，乃至自然现象变得抽象，概括起来，这些岩画都带有某些类化的特点。如在阴山岩画有一种常见的题材——手印、脚印和蹄印。这种手掌足印在世界的某些地方也有类似的图案，西班牙旧石器时代洞穴壁画，直到澳洲和北美等民族的当地岩画中都曾有。有人认为原始人最初产生复制手印是美感的要求，以后又逐渐把手和象征力量如胜利、征服、收获等联系起来。还有的把蹄印视作神物，将其刻于野外加以崇拜。比如，内蒙古达茂旗夏勒口蹄印岩画，在众多蹄印中，杂刻着杯状小凹穴，而小凹穴正是“古代东方宗教中生孩子的母体标志，象征整个生命的开始”。^①可见手掌足印已不是简单的模拟，而是具在原始宗教某种感义类化的观念。此外，阴山岩画中还凿刻着曲屈的蛇形、幼蛙、双头鸟等图形。这些图形的表象感义并不在它的自然属性，而在它所意味的观念内涵。在阴山岩画中，还磨刻着数量多，分布广的人兽面纹图形。据人类学家发现的相当多的材料表明史前人类可能有用人的头面代替人全身的观念，因为头面是五官集中的部位，对方相互注视最注意的部位。这种以头面代替人全身的观念，是表象思维向类化思维升华的表现，已具有抽象思维的因素。

从以上岩画的分析，可以看出，以某一部分代替整体的岩画，不仅是对简单地对某一事物的描绘，或一般的审美装饰，而是具有原始宗教高度类化的结果，已具有抽象思维的因素，这表明阴山原始猎民的原始思维开始向更高一层思维的发端。

三、幻想性的思维

在阴山岩画中还表现着一种幻想性的特殊思维。阴山原始猎民往往用刻画具体形象，把两者毫无必然联系的事物联系起来。如

^①《阴山岩画》盖山林著，文物出版社，1986年12月版，第368页。

阴山大坝沟岩画^①一幅画面往往有精灵头像、脚印、动物蹄印、星座、太阳、月亮、执弓猎人联系在一起。法国著名的人种学家列维·布留尔指出：“在原始人的思维的集体表象中，客体、存在物现象能够以我们不可思议的方式，同时是它自身，又是其它什么东西，它们也以差不多同样不可思议的方式发出和接受那些在它们之外被感觉的，继续留在它们里面的神秘的力量、能力、性质、作用。”^②所以休谟的“任何东西可以产生任何东西”的格言，可以看作是这种思想的座右铭。比如，原始人常把自己和其影子联系起来，认为自己的影子一旦受到侵犯，也就是自己的人身受到了侵犯。又如，原始人还常把现实和梦联系起来。如果梦见自己的住房被火烧掉了，他因此期待着自己的住房真的烧起来。阴山岩画中也有表现阴山原始猎民类似的现象。在阴山岩画中刻画的许许多多的动物岩画，这既是对阴山原始猎民对狩猎的生动写照，同时具有对动物占有的幻想性联系。在阴山岩画中往往有这样的画面，一只鹿身上画着箭头、拖着箭杆，这表示是只被射中的鹿。按照原始人的思想逻辑，凡象征的动物能招致来实际的效果，只要把动物图像凿刻在岩画上，就能在实际的狩猎中真正的遇到动物交能击中它，从而猎取它。

在阴山岩画中还刻着幻想动物。即往往以一种动物为主体，集中许多动物的部位放在一起幻想出来的。如阴山西段托林沟崖畔一座孤立的崖上，刻画着两个幻想出来的动物，上面一个似以虎为主体，又加了一个式样特殊的角；下面的似以龟为主体，又附加了一个枝杈的角和一条类似足的东西。^③这种幻想动物是以

① 《阴山岩画》盖山林著，内蒙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4页。

② 《原始思维》（法）列维·布留尔著，商务印书馆，第一、二、六、七章。

③ 《阴山岩画》盖山林著，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16页。

动物崇拜为前提，以实际存在的动物为基础而虚构出来的，是人赋予动物种种超自然神性的结果，是对动物进一步神圣化的产物。

从上述幻想性的联系思想，可以看出，在阴山原始猎民中，他们还不能把自己同自然界各种物体和现象区分出来，认为自然界各种物体和现象都是和自己一样，是有思想感情的。因此，在阴山原始猎民那里客观与主观、事物的映象与事实体、现象与本质是混淆不清的。正如费尔巴哈所说的，原始人“把一个自然对象本身的一些性态。……将自然的东西，看成一个主观的，亦即人的东西”^①这种原始思维，对于现代人是不可理解的，但对于原始人则是合情合理，这是当时认识和掌握世界的方式，并有广泛的生活领域和漫长的历史，并产生了相应的原始文化诸如神话等文化的萌芽思想。

第三节 神话与原始思维

神话的产生是与一定的思维方式相联系的。神话思维主要是一种不自觉的原始思维，神话思维是原始神话必不可少的内容。蒙古族神话是古代蒙古人在原始氏族社会中产生的，反映了与之相应的原始思维方式。

一、尚未分解的一体意识

在蒙古族族源神话中，天地万物总是和人混然相生，具有同样的心理和其它功能的，人可以转化为某种动物，而动物可以转化为人。如布里亚特蒙古人流传的《霍里土默特与霍里岱墨尔根》的神话故事：霍里土默特见九只天鹅落入贝加尔湖洗澡时，变

^① 《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下卷，第 458 页，商务印书馆。

成美女，他将一只天鹅的衣裳偷来潜身躲藏，八只天鹅飞去，留下的一只作了他的妻子。当生下第十一个儿子后，妻子想回故乡，求夫还其衣装，未允。一次妻子戏语激之，“我穿上天鹅衣从包门飞入，你能抓住我吗？”丈夫想这有啥怕的，不料穿上衣装的妻子变成天鹅展翅冲出蒙古包的天窗。一边飞一边为十一个儿子起名祝福。这十一儿子便成为布利亚特霍里部族的十一个父亲。^①这则天鹅与人婚配生子繁衍部落的古代图腾神话传说，反映了古代蒙古人在观念上不能把自己和动物严格区别，认为动物和人均有同样的心理和其它功能，可以相互转化。这种把动物成为神话中人格化的第一客体并非偶然。正如普列汉诺夫所指出：“图腾崇拜的特点就是相信人们的某一血缘联合体和动物的某一类之间存在血缘关系。”^②

古代蒙古人尚未分解的一体意识不仅表现在人与动物互为一体，而且表现同植物的某种联系。新疆蒙古人中流传着天帝的外甥受树妈妈、鸟爸爸哺育，长大成人结婚生子，繁衍准格尔部的神话传说。这种古代蒙古人的原始思维方式，把物理的和心理的，有生命的和无生命的，有思想意表和无生命意表的都不分化地合为一体。动物和植物可以与人相互转化，或有某种感应。这说明，古代蒙古人把主观和客观、映象和对象完全等同起来。正如谢洛夫写道：“在神话中，凡是观念的东西都同物质的东西完全等同起来，凡是物质的东西都显得仿佛是观念的东西”。^③这种古代蒙古人尚未分解的统一意识，如同现代儿童总是同动植物，甚至同星星、白云对话，相信这一切和人同样具有心理、性格和感情。这

蒙古人民共和国：《蒙古民间文学精华》。

①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三联书店 1962年版，第三卷，第 383 页。

② 《哲学百科全书》第三卷，莫斯科一九六四年俄文版，第 458 页。

些特点，不论个体心理和集体心理，都是思维处于较低级阶段的必然现象。正如列宁所说：“本能的人，即野蛮人没有把自己同自然界区分开来，自觉的人则区分开来了。”^①

二、主观的想象性思维

主观的想象性思维是蒙古神话原始思维的一个重要特征。古代蒙古人由于生活和物质条件十分低下，还停留在愚昧、幼稚的阶段，无法理解大自然的种种现象，特别是在同大自然的斗争中，变幻莫测的大自然给他们的生存形成了严重的威胁，风雨雷电、毒蛇野兽危及着他们的生命。他们往往借助幻想去解释周围的自然现象，求助大自然的恩赐。另一方面，大自然变幻莫测的种种现象，更激发了当时人们的好奇心，只好通过好奇心去想象性解释大自然现象。因此处于当时的人们如同个体的儿童一样，人们的抽象思维能力还十分幼稚和低下，想象力却十分活跃，在某种程度上人们那时的思维是在想象中进行的。这种想象性的思维方式带有强烈的主观臆想性。人们根据当时得到的十分有限的感性认识，对于各种自然现象，往往借助主观臆想去加以解释。如对于月蚀和日蚀现象，古代蒙古人也有这样的解释：天地刚刚分开的时候，天上住着一个魔王，他为了长生不死，就去偷喝天河水，正当第九十九次去偷喝的时候被天神发现了。天神就派天将追到太阳和月亮的地方，捉住他一刀把头砍掉。可是魔王因为偷喝了天河水，又长出了九个脑袋，企图吞食太阳和月亮。于是太阳和月亮都筑起高高的四角墙来防御，四面还有四道大门。每当魔王来吞食的时候，太阳和月亮就把四个大门紧紧关上，光亮也就不能从四个门射出来，这就是日、月的全蚀。有时只关上两个大门，另

①《列宁全集》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38卷，第690页。

外两个大门仍然能放出光来，这就是日月的偏蚀。^①这一解释自然现象的神话传说，由于当时古代蒙古人本身认识的局限性，不可能按照事物的本来面貌去反映事物，而是凭着自己的直觉，用想象来加工客观世界，用幻想来代替现实。毛泽东在《矛盾论》中曾说：“神话中所说的矛盾的互相变化，乃是无数复杂的现实矛盾的互相变化对于人们所引起的一种幼稚的、想象的、主观幻想的变化，并不是具体的矛盾所表现出来的具体变化。”这种想象性的思维，是古代蒙古人原始思维的主要特征。

第四节 早期天象观与“穹庐”说

蒙古民族是中国对天文学知识认识比较早的少数民族之一。由于古代蒙古社会以狩猎与游牧为主的经济生产方式和由此而产生的生活需要，就开始注意到天体的运转、日月星辰的运行，春夏秋冬季节的交替，并认识到这些变化之间的某些规律性。

一、对天象的认识

蒙古人在远古时期，自然界所发生的星辰出没、日夜交替、寒来暑往等一系列自然现象变化，对他们的生活和生产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人们在原始的采集和狩猎活动中，逐步认识到了自然界变化对于某些动物、植物生息兴衰的影响，随着畜牧业生产的产生与发展和生产生活的需求，这就要求人们去积极主动地并且是有目的地探索这些自然变化。

古代蒙古人最初认识的是自然界变化的周期，即“年”的概念。当时“年”的概念是指生产活动的大致周期，也指自然界变

^①《日蚀和月蚀的传说》苏赫巴鲁整理，《民间文学》1980年，第十二期。

化的大致周期，它是不计日数的极其粗略的时间概念。古代蒙古人逐水草而居，牧草的生长对牧业至关重要，草的青枯是牧业生产一个周期的标志，“草”的青枯周期具有“年”的意义。古代蒙古人均以草一青为一年。宋代赵珙的《蒙鞑备录》中说：“其俗每草青为一岁，人问其岁，则曰几草矣。”宋代彭大雅《黑鞑事略》也说：“但见草青则为一年”^①；“人问其庚甲若干，则倒指而数几草青。”可见古代蒙古人最初“年”的概念，是在生产活动中对自然界植物变化的周期进行了长期观察而形成的认识。在古代蒙古人原始生产活动中所形成的“年”实质上就是牧草生长周期的代名词。由于原始草原经济生产的阶段性，逐渐把一个相应的分成几个部分，于是产生了比年更短的记忆时单位，即“季”与“月”的概念。

季节的最初产生也是根据自然界的变化，主要是气候的推移和生产与生活的节奏划分的。古代蒙古人对四季的划分是在长期的畜牧业生产实践中形成的。“随季节气候而徙，春季居山，冬近则归平原”，^②牧场分为夏场、冬场，而牧场转换的迟早，视牧草与寸雪量而定。因此季节阶段的划分粗略而无准确日数。在此基础上，随着生产的发展和对天象认识的进一步提高，季节的划分开始细致起来，出现了所谓的“季节月”的形式。古代蒙古的月份分为：享月（正月）、水草月（二月）、乳牛月（三月）、青翠月（四月）、打猎月（五月）、日光月（六月）、红色月（七月）、完全月（八月）、公羊月（九月）、杀牲月（十月）、吃食月（十一月）、蔚兰月（十二月）。^③种以物候变化和生活生产节奏划月的季节月，各月均无准确天数，或长或短，这是蒙古族古代历法产生

冯承钧译《多桑蒙古史》中华书局 1962 年版，上册，第 29 页。

② 哈斯楚伦《至元译语·时令门考释》台湾，《中国边政研究》。

的雏形阶段。古代蒙古人还把月明月晦的圆缺变化作为月的单位。彭大雅在其《黑鞑事略》中谈到了这一点。当时是“从月圆到下次月圆为一月”，“新月初升是为一月”，而以草一青为一岁”。随着牧业生产和生活发展以及对自然界天象观察的不断深入，把一年固定为十二个月，然而，某年某月草青草荣过了数年之后到了同一月份，人们根据季节从事狩猎和畜牧业得出的经验与现实情况却不能吻合。于是人们在长期的实践中，摸索出了解决季节与月相矛盾的办法，那就是置闰月，古代蒙古人“见草青迟迟，方知是年有闰月也。”（《蒙鞑备忘录》宋，赵珙。王国维《蒙鞑备忘录》笺证本）古代蒙古人还根据太阳行空的位置和月影的变化，把一日分为五段或七段。如古代蒙古人白天借助于阳光射进蒙古包天窗的位置来估计时间的阶段与流逝，把日划分为白、黑夜。白天又分为早、中午、下午、黄昏，这反映出当时蒙古人对时辰概念的认识已初步形成。

古代蒙古人在长期的生活实践中，对自然现象的理解和计数能力不断提高，同时对自然现象的观察渐深入。有了年、月、日、时的划分，形成了具有本民族特色的历法。公元1201年（鸡年）开始采用十二生肖。如《蒙古秘史》第141节有“其后、鸡年（1201年）合答斤部与撒勒只左惕等部长相联合。”成吉思汗位为“虎儿年（公元1206年），从公元1220年开始用十六与十二支相配合的以六十年为周期的干支纪年法记年。《黑鞑事略》记载：“皆汉人、契丹、女真教之。”《蒙鞑备忘录》记载：“去年春，珙每见其所行文字犹曰大朝，又称写曰兔儿年，龙儿年，至去年方改曰庚辰年”。从十三世纪三十年代起，纪月也采用十二生肖，如《白史》记载有龙月、虎月、蛇月等。纪日亦采用十二支法，《元史》称：元太祖时，以木华黎、赤老温、博尔忽、博尔术、领四怯薛，还说：“怯薛者，犹言番值宿卫地。凡宿卫，每三日而一更。

申、酉、戌日，博尔忽领之，为第一怯薛，即也可怯薛。”…亥、子、丑日，博尔术领之，为第二怯薛。寅、卯、辰日，木华黎领之，为第三怯薛。己、午、未日，赤老温领之，为第四怯薛。（《元史》卷九十九，《兵志》）

通过上述古代蒙古族天文历法的介绍，可以看出蒙古族的历法的产生来源于长期生活、生产实践的结果与需求，是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起来的。人们在长期的生产斗争中逐步积累了一些对天文现象的认识和物候变化的规律；初步认识到这些变化规律与人们生产生活的联系；臆测到天体运行的某种规律。最初“年”这个概念的认识是人们长期观察自然界变化对植物衰荣的影响，进而从感性认识上升为理性认识。这种对时间概念的认识在人们探索天体运行规律方面有着重要意义。年的概念是指自然变化的周期，其变化是受地球公转规律制约的。尽管古代蒙古人完全不了解二者间的内在联系，但却标志着古代蒙古人开始对地球公转这一天体运动现象有了初步的认识。这种认识合乎于天体运行的规律，是人类探索天体运行规律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古代蒙古族宇宙观的形成有着深刻影响。

二、对宇宙结构的认识

天地是什么形状？两者之间的关系如何？是古代人们探索的宇宙结构问题，这个问题无疑在古代很早时期就是人们思索的问题。由于生活环境、地理位置、社会发展等方面的不平衡性，各民族都按照各自的理解来描绘他们心目中的宇宙图景。例如，古代巴比伦人认为大地犹如龟背一样隆起，上面罩着半球形的固体天穹。古印度人认为大地靠几只大象驮着，大象立在鲸背上，鲸鱼则遨游于漫无边际的海洋。我国汉族地区的最早的宇宙结构说见于周代。那时，人们认为“天国如张盖，地方如棋局。”（《晋

书》《天文志》）公元三世纪又出现了“浑天说”。

在公元五、六世纪，我国南北朝时期以鲜卑族所传唱的一首脍炙人口，气魄雄浑的《敕勒歌》，在歌词中这样写道：

“ 敕勒川，阴山下，
天似穹庐，笼罩四野。
天苍苍，野茫茫，
风吹草低见牛羊。”

这种“穹庐”说，在北方民族中广为流传，它反映出包括古代民族在内的北方游牧民族对宇宙结构的看法，是北方游牧民族最朴素、最古老的宇宙观念。它说明了古代北方游牧民族由于地理环境的原因，在观察宇宙时，很容易从直观出发。他们十分形象地把穹庐形的大地想象成一座大蒙古包，万里蓝天如同穹庐一样笼罩在四方原野之上。这种朴素的宇宙观对蒙古族古老宇宙观念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蒙古地区的喇嘛寺院中保存有不少这种天圆地方的宇宙模型，呼和浩特市五塔寺的清代蒙文星宿图，即是这种认识的反映。此星宿图上刻有满天星斗，意为天圆。蒙古族古代早期社会对于宇宙结构没有完整的描绘，现存史料很少，但从一些我们现在可以看到的典籍中可以窥其一端。在《蒙古秘史》中有如下的描写：

“ 星天旋迴焉，
列国相攻焉，
不入寝处而相劫焉，
大地翻转焉，
普国相攻焉……^①

这首诗尽管没有直接谈宇宙的结构是什么样子，但从这首诗

的“星天旋迴”、“大地翻转”可以看出人们已不拘于蒙古族先民的“弯庐说”，而是把天体和大地看成是不可分割的物体，已经流露出把大地看成是翻转运动的看法，这是蒙古族历史上关于地球运动的最初揣测。这一认识，说明他们已经了解到天体是运动变化的。在古代蒙古社会能够产生这样闪光的思想，是十分了不起的。

第五节 原始萨满教的宗教观念

蒙古族最早信奉的宗教是萨满教。萨满教是我国北方阿尔泰语系民族信奉的一种原始宗教，源于母权制氏族社会。从民族学的资料来看，凡经过原始狩猎、捕鱼经济的原始人都具有类似萨满教的宗教意识形态。

一、万物有灵的自然崇拜观念

在古代蒙古，由于当时人们生产力处于极其低下的水平，完全受陌生对立的、不可理解的外部大自然的支配，于是把与自身生存密切相关的日月星辰，风霜雪雨、雷鸣闪电、山川土地等自然现象当作崇拜的对象，加以超人化，神秘化，造出许许多多的神灵，这就形成了万物有灵观念为基础的自然崇拜。

天体崇拜在古代蒙古族原始氏族部落，崇拜天体是极为普遍的现象。天体的一切变化，在古代蒙古人看来是变幻莫测、不可捉摸的现象，它有时给人们带来温暖和光明，有时也给人们带来黑暗、寒冷。因此，古代蒙古人把天体当作一个最大的神秘力量，对它产生敬畏、依赖的宗教情绪。史称“鞑靼民族……崇拜日月山河五行之属，出帐南向，对月跪拜，奠洒于地，以酹崇拜日月

山河天体之行……”^①。古代蒙古人认为月亮是善神，她能给人以幸福，故“见新月必拜”，出征时“其择日而行，则视月盈亏以为进止”。^②同时，还崇拜星宿，特别是尊敬星宿“七老”即北斗星，拿酸马奶或其它动物来祭祀。

土地、山川、密林也是古代蒙古人崇拜的对象。他们认为土地神可以保佑部落的幸福和安宁，把天称作“慈悲仁爱的父亲”，把地神称作“乐善好施的母亲”，认为他们会给予世间万物以生命。于古代蒙古民族的祖先居住在额尔古纳河两岸的山林地带，到处是高耸的山峰，茂密的森林，这种自然环境对他们来说具有一种不可捉模的神秘感，随着万物有灵观念的发展，他们认为这些都是山神支配的，谁触犯了山神，就会带来灾难。他们还祈祷山神的保护和赐予。如流传在民间的祝词《甘吉嘎》以艺术的形式表达了古代蒙古氏族部落对山神的崇敬：“富饶的阿尔泰杭爱山河！在您那山谷的阴面，在您那群山环抱的摇篮里，栖居着鹿貂和猓獾，养育着灰狼、山豹、松鼠和黄羊，请赐给我吧！浩瑞！浩瑞！浩瑞！”

古代蒙古部落对枝叶茂盛的“蓬松树”也极为崇拜，按照萨满的说法，在一棵枝叶繁茂的大树上住宿着萨满教的神明——宝木勒（守护神）和翁古特（精灵）。每当部落有重大活动时，在萨满巫师们的主持下，向神明祈祷，围绕着蓬松树跳舞唱歌。

火也是古代蒙古氏族部落崇拜的对象之一。他们把火视作圣洁的象征，认为它具有去污除灾的能力，每天进餐时，要先祭火，成吉思汗时代蒙古各部的贡品，必须从火上燎过，才能送进宫廷。元代外国大臣晋谒蒙古皇帝时，也要从两堆火中间走过去，认为

《多桑蒙古史》上册，第 30 页。

② 《黑鞑事略》第 8 页。